



# 金沙玉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 金 沙 玉 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沙玉器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3-017197-7

I . 金… II . 成… III . 古玉器—成都—图录 IV . 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3171 号

责任编辑: 闫向军 / 责任印制: 安春生  
装帧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 × 1194 1/16

200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 3/4

印数: 1—1 800 字数: 266 000

**定价: 2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遗址概述</b> | <b>1</b>   |
| <b>第二章 玉器概说</b> | <b>11</b>  |
| 一、出土情况、埋葬年代及性质  | 12         |
| 二、玉料特点          | 16         |
| 三、玉器类型及特点       | 18         |
| 四、玉器的加工及装饰      | 26         |
| <b>第三章 器物介绍</b> | <b>39</b>  |
| <b>后记</b>       | <b>166</b> |

# 第一章

# 遗址概述



发现于2001年初的成都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成都平原上继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崛起的又一个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21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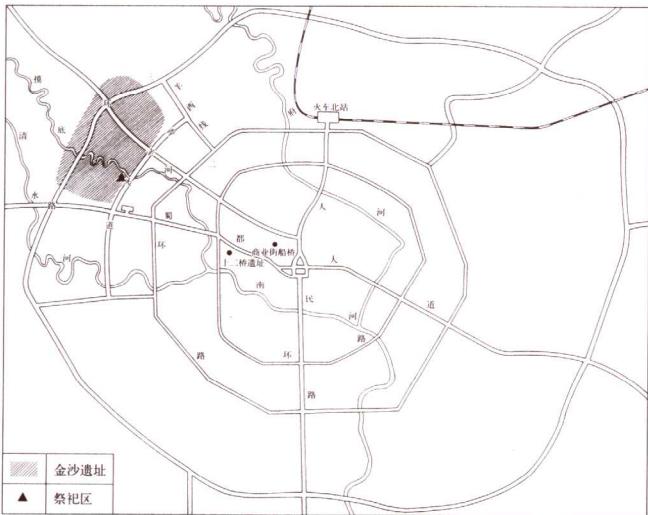


# 金

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成都市区的西北部，地处成都市西二环路与西三环路之间，北纬 $30^{\circ} 41'$ ，东经 $104^{\circ}$ ，东距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其范围北达羊西线，东临同和路和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清江中路和西路。遗址范围内地势平坦，起伏较小，西北高，东南低，相对高差不到5米，海拔高度为504~508米。其中摸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部，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在遗址周围还发现有多条古河道遗迹。金沙遗址的东南面有十二桥、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遗址组成的绵延十余公里的商周文化遗址群，东北相距约8公里为1954年发掘的羊子山土台遗址，往北约38公里是著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

1995~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在金沙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和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已建立的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





金沙遗址地理位置图



金沙遗址发掘地点分布图



金沙遗址保护区范围全景图

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摸底河南岸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开挖住宅小区下水管道的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属于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我们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自2001年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在遗址范围内的“兰苑”、“金沙园”、“燕莎庭院”、“将王府邸”、“芙蓉苑”、“博雅庭韵”、“春雨花间”等20多个地点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现已达10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对遗址的分布情况及性质有了初步了解。



目前已确定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要分布于青羊区金沙村、龙咀村和金牛区的黄忠村、红色村、郎家村等。目前遗址内已发现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址、墓地等。

大型建筑基址区主要发现于黄忠村“三和花园”地点内，南距发现金器、玉器的祭祀区约500米。在这里发现了由5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建筑基址，总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5座房址地面部分都已不存，仅仅残留下了基槽，基槽内有密集的小柱洞，由此推测为“木（竹）骨泥墙”的建筑形式，即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圆木（竹）为木（竹）骨，于木（竹）骨上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从房基的布局结构分析，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形居中。从房基内的柱洞看，6号房址和5号房址的东基墙内的小柱洞在一条直线上，而6号房址南墙基内的小柱洞和5号、9号房址北墙基内的小柱洞的间距均为1.2米。由此可见这5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筑群。从发掘的情况分析，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一建筑基址的建筑面积之大，布局规律性之强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这种成组的大型建筑群可能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应当有显赫的地位。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及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这一建筑群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

宗教祭祀活动区主要发现于金沙村“梅苑”地点东北部，该区域与黄忠村“三和花园”的大型建筑基

“三和花园”地点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





“梅苑”地点发掘全景

址一南一北，隔摸底河遥相对应。祭祀区的发掘从2001年初就开始了，经过四年的勘探和试掘，我们认为可能是一处滨河祭祀场所，沿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很可能最初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活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上面用土进行敷盖，下次祭祀仪式之后又将祭品掩埋，经过长达500余年的祭祀活动，至春秋早期，河滩已基本填平并逐渐被废弃。从目前已发现的60余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来分析，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使用的祭祀用品还有较大的差别。目前在祭祀区内已发掘了60余处重要遗存现象，出土了近5000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及数千件陶器等礼仪性用器，还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卜甲、野猪獠牙、鹿角等，这些现象与器物在其他区域极少发现。

一般居址区分布较广，目前最大的居址区发现于遗址的西南部“兰苑”地点。居址区内通常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存。房址的方向基本上都为西北—东南向，构筑方式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单间房屋的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残存基槽内仍有密集的小柱洞，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持，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这类建筑目前在“兰苑”、“芙蓉苑”、“燕莎庭院”等地点都有发现。在居址区房屋的周围还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坑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片以及大量石器。有些灰坑非常规则，并成排分布，内



“兰苑”地点发掘场景

置有一些体形较大的陶器，还有的坑中埋藏大量完整的陶器，有的坑中还夹杂有大量的草木灰。在居址区的附近，我们还发现了少量的水井，水井是在地面上开挖一较深的坑，坑中埋入一个无底的大陶罐，周边用卵石进行回填，起过滤水的作用。目前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的水井不多，推测人们除饮用井水外，还大量使用地面水。在金沙遗址的“芙蓉苑”北地点发现的小水塘证实了这一说法，这里的水塘面积有100平方米左右，周边有两条沟渠相连，从岸上到塘中还能看到用圆木搭建的取水平台，可能类似于在农村中至今还能经常看到的庭院前的水塘。在居址区的附近还发现了一些小型陶窑，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窑室为前低后高的斜坡状，很似撮箕形状。窑室面积不足2平方米，由于后期的破坏，高度都只有几十厘米，从陶窑的大小分析，这些窑烧制的陶器不可能太大。由于陶窑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窑壁会变红，时间稍长还会烧结，从窑壁的烧结程度看，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陶窑的使用时间都不长，有可能烧一次就废弃了。这些窑炉的分布极不均衡，有的零星分布在居住区周围，有的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居住区附近，由此推测金沙时期除了少量的家庭制陶外，可能还是以集中制陶作坊和集中烧制的窑场为主。

在居址区附近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墓葬，说明有一部分人死后就埋在居住区的附近，但更多的则是埋入墓地。在金沙遗址内，已发现了几处墓地，其中以金沙村的“燕莎庭院”墓地和黄忠村“千和馨城”墓地

的墓葬最为集中。墓地中的墓葬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叠压打破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还是有一定规划的。其埋葬方式也略有区别，有的墓地盛行单人独穴，有的墓地有较多的夫妻并穴合葬。已在金沙遗址发现了1000多座墓葬，都为土坑墓，墓坑都为西北—东南向，头朝西北或东南。葬式大都为仰身直肢，双手抱于胸前，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墓葬分一次葬和二次葬，盛行二次葬。除少量船棺葬具外，均未发现葬具。约半数的墓葬有随葬品，随葬品数量不多，一般是陶器和石器，个别墓葬有少量玉器和青铜器。从墓葬情况看金沙遗址内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与等级划分。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近5000件，还有数万件的陶器。除陶器外，其他类器物主要集中出土于“梅苑”地点的祭祀活动区内。

金器有“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金冠带、金鸟首鱼纹带、金蛙形器、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金鱼形饰等200余件。以“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金冠带最有代表性。通过对其中14件样品的成份分析表明，发现金器主要由金、银、铜三种元素组成，含金量均超过80%，其中“太阳神鸟”金饰的含金量最

“千和馨城”墓地





灰坑



水井



陶窑



单人墓葬

高，达到了94.2%。这些金器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而通过金相检验，其组织为等轴金和孪金，说明金器都是热锻成型的，然后采用锤揲、剪切、打磨、雕刻、镂空、抛光等多种手法加工而成。金沙遗址金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已于2005年8月16日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青铜器1100余件，器体均较小，主要有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牛首、铜戈、铜璧形器、铜方孔形器、铜眼形器、铜铃、铜挂饰等，其中很多器物的造型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但金沙铜器的器形较小，多不能独立成器。很多小型铜器可能是大型铜器的附件。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大型青铜器的残件，预示着今后出土大型青铜器的可能。金沙铜器的制作方法大多为一次浑铸，多双面合范而成。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面最多。铜器的铸后加工手段较为先进，许多范缝都经过打磨。有的器物表面还经过抛光处理。大量的小型铜器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相同或相似，反映了与三星堆遗址紧密的传承关系。

玉器现已出土2000余件，是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的文物当中，最富特色、数量也最多的一类器物，其种类极为丰富，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是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极为难得的一批材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1000余件，主要有璋、璧、饼形器、钺、斧、锛、凿、跪坐人像、虎、蛇、



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



金沙出土的金蛙形器



金沙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龟等。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金沙遗址已出土的漆木器有10余件，以木雕彩绘神人头像、虎头像、兽面像和木耜最具代表性。

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瓮、高柄灯形器座、喇叭口罐等，这些器物均为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推断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在商代晚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根据目前阶段性发掘情况表明，金沙遗址规模较大，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出土的大量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活动有关的特殊遗迹现象，是一般聚落无法比拟的。金沙遗址是已发现的十二桥商周遗址群中遗址面积最大，出



木雕彩绘神人头像



金沙出土的石虎

土文物等级最高的遗址。因此，我们推测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继三星堆王国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古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第二章

# 玉器概说



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玉器达2000余件，数量宏大，种类丰富。玉器大多数出土于大型祭祀场所中，色泽艳丽，极富特色。器物制作精美，加工技术精湛娴熟。器上少见使用的痕迹，从其类型及特点分析大都不是实用的物品，而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



## 一、出土情况、埋葬年代及性质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的2000余件玉器，主要发现于遗址东南部的“梅苑”地点东北部。该区域文化堆积层厚，延续时间长，出土遗物最为丰富。

在“梅苑”地点进行的考古发掘，共布5米×5米的探方145个，发掘面积3625平方米。最初机械施工开挖（以下简称“机挖”）的三条沟主要位于考古发掘的探方I T8203、I T8204、I T8103、I T8104、I T8303、I T8304、I T8105内，面积约200平方米的范围。“梅苑”地点的发掘，在2002年以后因为遗址保护等原因陆续停止，所有探方均未发掘至生土。从机挖沟的剖面分析，该区域内文化堆积厚度近5米，文化层至少可分为16层。目前大部分探方仅发掘至第8层，发掘深度约1.2米，个别探方发掘到第12层。地层堆积及包含物情况主要为：1~4层为汉以后堆积；第5层出土有喇叭口平底罐、直口尖底盏等陶器，与成都市新一村遗址第8层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时代约当春秋前期<sup>[1]</sup>，该文化层在“梅苑”区域仅有局部分布，该层下遗迹单位开始有少量玉器出土；第6层出土遗物较少，以敞口平底罐、尖底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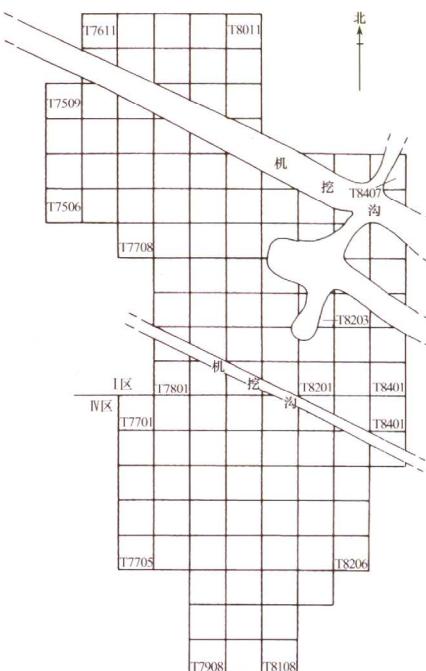
“梅苑”地点东北部发掘场景





主，和十二桥文化二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其时代当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该层下叠压的遗迹单位出土玉器数量开始增多；第7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泥质陶，器类有敛口尖底杯、敛口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等，这类器物与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其时代当在西周早期<sup>[2]</sup>，该层下的遗迹单位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金器、铜器、石器和象牙器；已发掘的第8层至第12层出土的陶器极少，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尖底杯数量较少，与十二桥文化一期的器物组合及器物特征相似，时代约当商代晚期。第8~12层下叠压的遗迹单位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金器、铜器、石器。尚未发掘的地层及其下的遗迹从机挖的剖面分析，器物仍以玉器、铜器、象牙为主，时代当略早于第12层，但早不过商代晚期。

从机挖沟中我们共清理出558件玉器，考古发掘出土玉器1460件。该地点是目前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器物种类最为丰富、器物等级较高的一处。其他发掘地点仅出土玉器70件，数量极少，种类极其简单，器形均较小，制作也较为粗糙。



“梅苑”地点东北部探方示意图

“梅苑”地点东北部主要器物出土数量、比例统计表(2001~2003年)

| 器类     | 金   | 铜    | 玉    | 石   | 总数            |
|--------|-----|------|------|-----|---------------|
| 数量     | 212 | 1143 | 2018 | 692 | 4065(不含陶器、骨器) |
| 百分比(%) | 5.2 | 28.1 | 49.6 | 17  | 100           |

2001年2月至2003年12月金沙遗址各发掘点出土玉器情况统计

| 出土地点     | 区域类型 | 数量(件) | 埋藏方式     | 玉器种类  |
|----------|------|-------|----------|---|
| “梅苑”地点   | 祭祀区  | 2018  | 地层、坑状掩埋  | 璧形器、璋、戈、琮、钺、圭、矛、剑、刀、斧、锛、凿、凹刃凿、梯形刻槽器、饰件、箍形器、镯、环、珠、管、椭圆形器、牌形器、瓶形器、神人面像、贝形佩饰、球体形器、镂空饰件、美石、磨石、玉料、特殊玉器 |
| “兰苑”地点   | 居址区  | 20    | 地层、灰坑、墓葬 | 锛、凿、珠、磨石、玉料、残片  |
| “金沙园”地点  | 居址区  | 4     | 地层、灰坑    | 锛、玉料、残片   |
| “黄忠”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凿、锛、残片  |
| “金煜”地点   | 居址区  | 23    | 地层       | 斧、锛、有领璧形器、戈   |
| “博雅庭韵”地点 | 居址区  | 6     | 地层       | 锛、凿、璋   |
| “春雨花间”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锛   |
| “罡正”地点   | 居址区  | 4     | 地层       | 凿、锛、斧、璧形器、玉料  |
| “黄河”地点   | 墓葬区  | 8     | 墓葬、灰坑、地层 | 串珠、饰品、凿、玉料  |
| “交通局”地点  | 居址区  | 2     | 灰坑、地层    | 凿、锛   |
| “汉隆”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锛   |